

卷九

皇鶴堂第一奇書

竹坡閒話

書名 皇鶴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清 張竹坡 評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0
編號 D8644900

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咽而作檄言以泄其情也雖然上既不能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檄言以醜其讐而吾所謂悲憤嗚咽者未嘗便熱然于心解頤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王樛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憤而終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且也為仇于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切應手之荆棘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屢轉也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一回皆製義遺意啾啾之聲刺人心骨此其所以為孝子也至其以十弟兄對峙一親哥嫂末復以二搗鬼為援急相需之矣被狗記無此親切也聞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也熱則無不真貧賤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悉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慾故也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余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一人死而百人來真者一或傷而百難贖世即假聚為樂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為樂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故其開卷即以冷熱為言熱末又何以真假為子滿前而子矣無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無何而有假姊妹假夫妻無何而有假外室假親戚矣無何而有假孝子滿前而子矣無非於假景中提傀儡有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真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矣則奈何上誤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類則奈何是使吾欲信而已為不孝之人欲弟而已為不弟之親而已放逐讓間於吾君吾友之側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幸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噫嘻彼知散山頹矣未幾而開閣朽矣當世醜己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飄泊無依所為假者在

彼知散山頹矣未幾而開閣朽矣當世醜己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飄泊無依所為假者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基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0

鑄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皇鶴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 竹坡閒話



K. 2950(7)

金瓶丸



双紅堂
小説
50(?)

改過勸善新書卷九

第四十九回

諸巡按屈體求茶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詩 雅集無兼客

霜來恐不寒

為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食

曰 話到如生烟

霜來恐不寒

為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食

話說夏壽到京回後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沒曾過為隨他說去老爺那裡自有個明見如何如此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才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理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大師所陳之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難依羅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蓋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諺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大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煉成獄將孝序除名實於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日朝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平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轉輪那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等一同京中起身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歸傳道雞犬皆隱迹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屬官員都具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按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遠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拜他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程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任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我何妨走走問路莫不可做于足吩咐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道了此消息與來保責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綠棚兩個樂人奏樂叫海盜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個藍衫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

大轎打着雙轎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開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家吃他酒來了。中間
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
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緞衫。烏紗帽。頂紅帶。從人執掌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
吃看桌席。巖頂方糖定勝糕。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今家人具贊見之禮。兩端湖綉一部文集。四瓶時茶。
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
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於按臨之下。今日幸蒙青顧。蓬畢生輝。於是鞠躬展
拜。體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遜。敘了數禮。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韶盈耳。
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備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
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下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
金銀。那宋御史又係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
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遠坐坐。學生遂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身。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
銀器。已都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抬。叫下人伺候。宋御史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對金絲花。兩尺長紅一副金盞盤。兩把銀執
壺。十個銀酒杯。兩個銀折盃。一雙象筋。蔡御史也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
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此須微物。不過侑觴而已。何為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
抬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今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
也。比曾公。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遠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遂要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
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棚棧內去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饈果品。
出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又叨感。蓬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
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固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
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程親家有一言於彼。我觀宋公為人有此。蹉蹉。如畫是趨奉人。蔡御史道。他雖則是江西
人。倒也沒甚蹉蹉。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
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眾人
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即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

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蓋子弟在旁歌
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再半載。回來見朝不
想被曹未論。勸將學生敵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投外職。學生便遷在新臺。新點兩淮巡按。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
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裡。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借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
畢。西門慶叫海蓋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
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不相知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
這西門慶走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
怠慢。用心扶持他。自然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每扭手扭
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門不吃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
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進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衙親家爹說。趁趁。蔡老爹這回。關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
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夫。叫姐夫。爲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棧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
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濼。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
些。益引。正。派在貴。治。揚州。安。望。乞。到。那。裡。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揭。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
舊。派。淮。益。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爹。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
州。你。等。從。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
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
燈。請。老。先。生。後。邊。更。衣。子。是。從。花。園。裡。游。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裡。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蓋。戲。子。西。門。慶。已。命。打。
發。去。了。書。童。把。棧。棚。內。家。沽。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或。妝。打。扮。立。于。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香。塵。不。動。下。階。墀。時。來。水。濺。羅。裙。濕。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
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
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
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回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尚依稀。雨過書童開約圖。風回仙子步花臺。

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此去又添新帳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說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媚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號號徽仙蔡御史一聞徽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今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理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就立在此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籠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遂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杯子是韓金釧拿大金桃一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了斟了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今感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感德感德此心戀戀非斯大骨肉會以二字稱分消受二字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感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結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裡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與兒吩咐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與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賣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送了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牀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黑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為題就指着你紫微仙號于是燈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疾不諱。一池月上浸窗紗。邂逅相逢天未晚。紫微郎對紫微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了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盪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驕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裡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見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奉札下臨只感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送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

與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聲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說起前番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會公案下行牌往揚州察候候他此事情已閉結了倘見宋公望即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說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條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當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遂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重便放了已結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難保重容差小价問安禮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送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這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爺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爺蓋造長住裡沒錢修理丟得壞了永福寺與金蓮却永福寺冷之穴也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香火院我見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寫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此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謝了西門慶吩咐玳安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末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游和尚在那裡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緣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着生的豹頭環眼着紫紫肝着戴了雞頭箍兒看穿一領肉紅直裰着頰下鬚鬚亂作着頭上有一溜光檐着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着禪床上放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着鼻孔中流下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的子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躬伸伸腰舒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象很粗聲答應僧人你叫我何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請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何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請你到家你不去梵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非就就那梵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杖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襖搭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望外走西門慶吩咐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我就來梵僧道官人不知如此你騎馬只願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

畫進來與月娘眾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蒙眼拳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話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爹他便
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矜子楊姑娘都在那裡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
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旁邊裏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
說話只見書童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和尚去了書童說道剛纔起身送他去了吳大矜子因問是那
裡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蘇御史送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
不受誰知他管的甚麼養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若輩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尼邱遠有些戒行他漢僧門那裡管大
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送他一口吳大矜聽了道像俺門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孽薛姑子道似老
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大福如此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理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
送了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韓大嬸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過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梵僧點心
裡正要和婦人試驗不想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罇酒去於是徑走到金蓮房裡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
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裡面就分付留琴童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裡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裡
算帳哩玳安答應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旁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
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
壽字簪兒說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
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欲吃南燒酒哩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了房裡坐
的親自盪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不辭而別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
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裡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帳
和尚走的毛困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
一日玳安道算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真不白白的自家吃酒始得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
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嬸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和弄什麼鬼兒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廝拿了燈籠與他分
付玳安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裡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杯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
子平安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裡沒尋你你原來躲
在這裡吃酒了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林林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肉你的屁股是極力

于是走向前接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家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抵落了人的傳夥
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怕了被書童擊過往炕上只一棒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
婦我鬥你鬥兒就腦了不由分說就揪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
了帳簿連忙取手中來抹了說道管情回兩個煩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裡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
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賸刺刺的廢水子吐了人怎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纔吃麼你從前已後把屙不知吃了多少平安
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三分怕事意玳安道等我接了命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
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春意關矣於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
伴當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裡琴童道爹在房裡睡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
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叫廚櫃裡拿了一盤臘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
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來咱兩個嚼了罷琴童道留與你吃你且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子是一人吃
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在六娘那裡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裡又與韓大嬸當家
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又說那老馮便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的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
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理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觀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約吃了一
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牀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其根來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粉紅膏子為他盛在個
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發時為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靈稜跳腦四眼圓睜橫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
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有意問道此法何人教與你一面用手籠搭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
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裡討來的西門慶把梵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首靠雙枕手拿那話往裡放誰知
昂大濡研半晌方纔入些須婦人的淫津流溢少頃滑落落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深遠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
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豎豎達淫婦今日可死也淫態是六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
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牀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擁擠的搗搗連聲响曉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擁擠着淫婦休要
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燈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面覺其股躡躡而提之活畫老婆
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顛倒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盞去支出鹽來賣
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綢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裡尺顧去閑着忘八在家裡

做甚麼因問舖子却又推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賣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程二人行房，不想却被琴童兒窗
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越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
衙衛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這里過，看見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
在這裡看着，咱們混一回去，去一面吩咐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裡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來，叫俺們吩咐了兩
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名分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間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
開原來忘八正和度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杆木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山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裡間屋裡燈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
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爺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
都有人了。」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無燈偏有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
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玳安道：「我舍你娘的娘，聽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嚙，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
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搗淨了，他的纔
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裡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為魯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
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
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二字自金蓮來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鮮鹹魚豬頭肉
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攪着賽兒，玳安可謂琴童便攪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
篩酒上來，賽兒掣鐘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賽實的難過，自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邦子房錢過的是我，老婆婆他不
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更晚到曉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往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
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個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接過琵琶來，纔要待唱，妙再唱便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
日再來望你，說畢出來，即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
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
老婆道：「爹好，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於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
幾時來？」西門慶道：「發了，他再起身，我纔來哩。」說畢，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

人在裡頭，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姐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牀上摸那
淫器包兒，又沒了。現淫婦身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房裡來，向牀背閣抽梯了，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裡，金蓮道：「
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聽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房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
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
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把衣帽交到後邊，小王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已來了，往前邊六娘
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程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
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挨個鐘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一
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裡，坐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
娘道：「可有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穩時，提起腳兒，這道得李瓶兒房裡來，原來是王六兒那程因吃
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發硬，形如鐵杆，加倍寫來，使金蓮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
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說他不來，和官哥在牀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的
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破西門慶，攪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
才你這心裡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聽，吃春藥者第一說得李瓶兒要說的說道：「哎呀，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
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
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殺個雞兒，及你及兒
再不你交，頭撥些水來洗洗，利我睡也罷。」西門慶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裡吃的，怎醉醉兒的來家的，斯纏我就
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於是吃過，不過交
迎春撥了水下來，澡洗乾淨，方上牀與西門慶交會，可要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
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點這程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
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牀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用人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可
邊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願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臍下龜
毛皆刺其股，翕翕然暢不可言。瓶兒道：「這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
呷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

道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偷要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交銀牙。關門睡了。金蓮自稱金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把整治的男頭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娘同牀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事之心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薛爹在那裡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藥水，打磨乾淨兩盒兒，央親瓦炮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爹和王師父，於是每人拿出一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是薛爹，是有一足黃楊段子做藥送家。那薛姑子合掌道：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倒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第五十一回 打狗兒金蓮品玉 關葉子敬濟輸金

詩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釧

曰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拿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尚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度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日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地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那房裡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肝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寫意通篇技量固知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姑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跟前看着，得全神已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等着恁沒禮道，却也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度婆勢喬做衙，我這把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看人去。言所以說乾淨是個綿裡針，肉裡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甚麼話，兒哩怪道他昨日決裂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裡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把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過金蓮，想着一般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姑子在旁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好先生之言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度婆勢喬做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誰人何，姐姐寬恕他罷。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如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玉樓我和他際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到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

兒降人，心平不他遂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以報你遂不知道哩。吳大姑子道：我的奶奶那裡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縐紗，就與他，明兒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兒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教迎春拈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裡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與孩兒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度婆勢喬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教他怪我，又是一個學舌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眼淚說道：凡千百斤氣力，大姑娘，我那裡有個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你媳，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說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榜觀要是我你兩個當面，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你過他那嘴頭子，心平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幾千百斤力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裡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有龍不必爭耳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惺惺伶俐沒便宜，只因會畫人間事，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姑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榜觀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執舌，娘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一聯大姑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娘一百個不及他為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畫出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殿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挂了號來，拿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姑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了，慌的吳大姑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裡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虎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麼。正人語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

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巷兒裡，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這俗他怎的，還不遂俗好不好？以法為戲，那押得拿來衙門裡再搜他幾搜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他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遠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理。月娘道：月娘可說。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理，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那，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裡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舖子却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篷內看着打，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收拾衣裝行李。不滿是本節前，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裡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去，並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比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些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拾過這邊來，接便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東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一語上同無數。伯爵道：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玉招宣府裡第三的，原來是東京上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進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與婿之禮，乃。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致俏，上畫兒，口畫半邊兒，記刺一人，心。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的齊香兒，則云：小打頭。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大尉，朱大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開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都標着他走，這理借人家銀子，那裡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想之鬼非伯爵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帶你西門慶道：我這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語蓋必管李桂兒，伯爵道：我曉的剛才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兒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兒

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兒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搭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鬢髮不整，化着淡妝，與西門慶碰着要去了，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一語。他這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福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一語。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祝麻子孫家，請了來，俺家討茶吃，一語。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此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詔了，一語。就來來宅裡，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一語。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罵了人，他便往爹這裡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一語。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奔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個人才兒，一語。使保兒來，這裡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唬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裡見，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見西門慶笑道：一語。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活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這說警刺的，你替他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他的，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我就差人往那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着，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這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他的，他那腔兒，一語。那桂姐道：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老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衙門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送，說道：桂姐，我就去，西門慶一面叫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旋，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送了桂姐，叫月娘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分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是這沒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道：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進道兒了，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取心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叫錦兒，遠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爹在，這裡來，保道：我來說說，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

頭禮拜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毅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娘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縷絹的寫兒哩。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諾。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裏尋你。每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碼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裏尋俺。每就是了。來保又說娘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麼鞋脚東西。稍府裡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的替他打的兩對簪兒。插他兩隻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傳當。遞與來保。一面叫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去下生活。就放棄兒來。保道娘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搭帳。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那孽你怎的。上門怪人家。數計家。自任與你。餓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道。你頭口願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願罷了。鋪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黃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裡歇息。歇息好走路。韓道國道。數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教留你了。來保道。娘子。你既要我。再盪盪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教錦兒炮熱了。傾在壺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娘子。好說家。無常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出來。保道。國。此一段。為何。乃。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衙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這限聽巡按御史查。恭。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願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願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起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同說門外徐家銀子。頂上。發還。要再。後邊。日。邊大姑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滋。寶。塔。放下。琵琶。唱。生。孟玉樓。在旁。斟酒。遞與他。吃。便說道。賊才。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若疼你。潘金蓮。又大筋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姑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吃。纏。着。佳。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作。山。洞。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弦。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

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姑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趕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娘房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嘆。可。可。兒。的。起。來。口。兒。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此。上。場。妙。妙。如。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的。教。春。梅。脫。了。衣。裳。則。春。梅。又。先。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我。吃。我。吃。也。是。寫。金。蓮。吃。酒。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裡。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抖。白。麵。在。裡。面。洗。了。批。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批。蓋。玉。是。就。燈。下。摘。了。頭。上。撒。着。一。根。金。簪。子。拿。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新。洗。過。水。亦。帶。一。番。別。洗。也。就。燈。下。摘。了。頭。上。撒。着。一。根。金。簪。子。拿。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批。洗。也。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旁。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脫。子。一。霎。弄。的。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唬。了。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纓。纒。沉。甸。甸。便。跌。跌。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的。弄。的。恁。般。大。一。味。要。奈。何。老。娘。吃。春。梅。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裡。來。了。俺。每。是。雌。雞。髮。合。你。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嘆。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那。屋。裡。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遂。對。着。人。撒。清。搗。鬼。哩。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道。小。淫。婦。兒。你。逼。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那。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子。是。把。身。子。斜。躺。在。枕。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吐。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彈。的。生。疼。的。口。說。說。畢。出。入。嗚。啞。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哺。或。在。粉。面。上。搗。搗。百。般。擗。弄。那。話。越。發。動。笑。搗。搗。起。來。字。三。或。字。下。加。一。百。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內。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話。那。往。口。裡。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旁。邊。躡。着。一。個。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搗。千。百。忙。處。乃。罵。一。千。里。之。聲。豈。是。凡。手。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拿。的。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開。他。要。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靴。子。打。出。帳。子。外。去。了。呢。向。西。門。慶。道。怪。發。的。冤。家。緊。着。這。扎。刀。力。不。得。人。意。又。引。開。他。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搗。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啞。來。我。這。屋。裡。儘。着。教。你。搗。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啞。了。這。一。白。亦。發。啞。的。沒。些。事。兒。已。完。題。面。西。門。慶。子。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裡。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搽。兒。抹。在。馬。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搗。着。你。往。裡。放。原。來。和。他。幹。這。個。胸。僅。沒。過。幾。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搗。搗。似。有。不。勝。隱。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裡。邊。緊。滋。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北。戶。吞。進。半。載。撐。的。這。兩。邊。皆。滿。婦。人。罵。道。你。為。人。做。

此不端事以後永不許你往來。一舉一坐皆要正理。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顛聲嬌在裡面。只一味噓說不可當。怎如和尚這高徒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又却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投你回來。怎的等我慢慢兒的接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接慣了驢的行貨。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選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到答。到答怪响。提的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自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子合扶在背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更不能言。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連連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轉。又送。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肚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翁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呼。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去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睬。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曉夕。你再來等我。我好替你。你睡過了罷。五兒。西門慶道。就睡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椿事兒。就過。婦人道。去我。說是一。椿。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金蓮品玉。文字。都。用。春。梅。脫。韓。道。國。佳。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裡。下。這。一。封。就。在。揚。州。城。內。抓。草。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還。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遠。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來。保。後。還。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敘。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兒。諷。騎。着。快。馬。夾。着。毯。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慶。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裡。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送。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瓦。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爺。那。裡。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他。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州。二。瑞。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威。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沈。拜。一。個。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補。子。烏。紗。早。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款。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

生拜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躡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字。取。履。奉。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之。意。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主。敢。不。奉。迎。小。介。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履。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荆。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感。佩。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選。往。東。平。胡。大。府。那。裡。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具。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攬。盤。廳。上。安。放。桌。席。珍。饈。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鐘。每。人。只。奉。三。杯。連。桌。席。拍。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受。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選。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是。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庫。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太。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德。說。話。開。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對。坐。談。經。妙。趣。妙。鳳。兩。個。徒。弟。豈。不。成。趣。中。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眾。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恐為禍患之資。紅粉青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不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項。其中被兒女分爭。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質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照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過數。南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迦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取水，混金身。繞成南無大乘大覺釋迦尊。

王姑子又道：釋迦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两个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子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取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瓶，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拿我的官衙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拾盒的每人與他五錢。取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得只半回磨轉，陳敬濟又不交傳，教計陪着吃酒。取安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没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傳教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取安道：別要題，已定林林小厮在外邊胡行亂走的，着老婆去了。正在危急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騎着騾子，纔來被取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衙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取安道：賊林林小厮，仰着脖子，合蓬着丟，不在家，不理人，着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取安道：賊狗攪的，林林小厮，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撒翻倒兩個，就碌碌成一塊了。那取安道：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去拿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兩寫書童取安相罵見二人，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和他走，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到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鬼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敬濟開書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教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數論道：這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子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話，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相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口口子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裡，袖裡摸銀子沒了，曾稍得來家，他說我那裡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急得我賭身罰咒，不想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

遂教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四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我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着老婆去來。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道：有了銀子不成？大姐道：剛纔了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打緊，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几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家王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銷黃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銷黃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孝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以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關子兒，都是纏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嚨耶嚨，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啼噴噴，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二塊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道：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邊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起個害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又取上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個兒鬪業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不在此，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此白却是。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燈時贏了敬濟三牌，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繞回房去了。寫道：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醺，也不到後邊，徑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 青樓曉日映珠簾 紅粉春妝寶鏡微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游戲繞池臺

曰 坐時衣帶帶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伴 相期共鬪管弦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枕，薰香澡洗，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醉，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

去寫潘六
見後直將
與王六兒
一映總是
見後文兩
人用處以
元西門同
此一手也
則此時試
藥已兩人
合符矣

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撈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這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恥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你那奴才幹去不？」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你罷麼？你若依了我，我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道你這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他又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接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打頓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要一遭試。」西門慶真個除去疏黃圍帳，下床來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屁股高懸，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响，道：「好心肝，你叫着這不，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到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五色線，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雙，說着在上願作抽抽，只顧沒發露，腰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汗，叫道：「好，好，好，這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夾及你，你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說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這這這，哄出你這這這這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歛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搥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板，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其深處，其美不可當。婦人得了一世，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喂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猩猩紅染，蛙口流涎，是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宿一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覓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覓覓頭哩。」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樓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京帽，打開頭，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覓頭，梳髮，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考今歲必有官，大遼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竟了頭。又叫他取耳插，搗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搗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刺頭。西門慶在書房內，到在大理的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姐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回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足小布兒，管侍出門。薛姑子又囑咐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葯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姑子這一去，八月裡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裡盼你哩。」薛姑子含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裡，我到那日已定來，於是作辭。月娘與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娘子回後，還去了。」

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太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游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這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哥。」玉樓道：「桂姐你這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裡裡瞧瞧，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了，是順着松牆兒到翡翠軒，見裡面擺設的床帳屏風，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鋪帳銀鉤，水簾珊瑚枕，一搭山綉，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撒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眾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鬧了一回，忽見書童來說：「應二爹來了。」眾婦人都亂走不送，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裡，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攪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攪刀子。若不是怕說了，哥哥，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叫書童你抱哥哥，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妹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你這話，可憐兒，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這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坐道：『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來道：『長那裡，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就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來，咱每打每打，陸陸同享了罷。』一面使書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裡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姐家拿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裡，沒個清潔家，你這說成日圖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蟾蠅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啞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了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日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媽子走到我，那裡說，我弄了他去，怎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擰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極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便也怎的。我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理，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這網裡，怨恨不由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概。』

腦子遂未變全養老邊還不勾俺每那拍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會見過甚麼大頭面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水缸，等我教小廝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書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酒，一張銀湯匙，三隻牙筋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粥來，各人自取。澆酒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筋來，只三扒兩嚙，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又碗西門慶兩碗，遂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這吃些。伯爵道：哥，今日這虧是那兒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滴的停當打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遂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了，後邊取些水來，俺每嗽嗽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項書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搬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鱈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裡的送來。我且嚐個兒，看一手撻了好幾個。過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遂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遂沒供養佛，就先撻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厭。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寶兒平安道是黃寶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子，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西門慶看着他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了。小周兒的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拿歷頭看看好日子多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歷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金定要金狗當直祭祀冠帶出行，裁衣沐浴，浴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日一庚戌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了頭款水，你替孩兒剃頭。教小周兒慢慢哄他，剃小玉在旁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繞得幾刀兒，這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刺不想孩子哭的那口氣噉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嚇慌了，腳連忙說不刺罷，不刺罷。那小周兒說：不收不送家活，往外沒腳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後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刺刺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噉了半日氣，纔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哄他說道：好小小周兒，你大胆平白進來把哥哥頭刺了去了，刺的恁平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遂不拿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後的小花子兒，刺頭要了你了。這等哭，刺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鬧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娘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娘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娘子抱到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多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拿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拿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月娘因教金蓮你看歷頭，幾時是壬子日。

那得知益
特為者哥
鄭重其安
胎安月娘

可如上文將此一月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日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李桂月接過歷頭來看，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又映一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裡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胸爾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攬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書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拉點勾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仙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眾人吃了一回。桂姐在旁拿鍾兒遞酒，伯爵道：你多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遂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下酒。也是拿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得花子你乾，蝶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這小淫婦兒，你經遠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教笑和尚沒又，我就單下擺佈，不超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宿運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兒，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這狗才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遂虧了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拿琵琶橫担膝上，敲朱唇，露皓齒，唱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悴損，鏡裏塵鎖無心整，脂粉傳勻，花枝又懶簪。空教會眉感破春山恨，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為他，就些驚怕兒也，誰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最難禁，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撮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說人的，取一集賢賓。

幽窗靜，明月又明，恨獨倚圍屏，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逐題醒，更殘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裡睡得安穩。伯爵道：像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儘尖爹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話纏我。伯爵道：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兩彈着琵琶又唱又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人慣滴尿，一日他娘死了字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淌下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又只說

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恍如你一般為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又觀桂姐聽了。羞的面紅你看見來汗那了你哩。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種先走避。自恨他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小淫婦兒，如今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又插伯爵唱。風月事我認與你聽。如今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又插伯爵唱。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怨如覓井。幾時得把業蓮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及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擲斷腸子的狗才，生兒吃人，人就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个大疔瘡。那桂姐平日拿起琵琶又唱。」

猴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道：「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接了。」又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所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又觀心口裡不相應。如今虎口裡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裡不是連西門慶眾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此兒不為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唱一截。

琥珀猫兒墜

漸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寄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感折鸞鸞。

尾聲
 寬家下得感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裡的恩情。番成做畫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書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拿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子過去誰理你。你太奉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摸掌。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了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此這回子倒反惡。趁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裡得香茶兒。」伯爵道：「哥你這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的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笑後

北處桂姐
 一唱直照
 後月兒家
 哪伴一同
 見桂姐之
 交與西門
 慶自此全
 疎後雖有

來往亦只
 淡然而已
 小人浮薄
 之情如此
 則此回第
 結往住如
 此

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大湖石畔推摘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書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書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理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裡吃了藥。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樓在懷中。腿上一坐。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把桂姐說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把吃梵僧的告訴了一遍。先教他低垂粉頭。啟程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擡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臍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掃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聽桂姐。桂姐聽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這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樓心的。樓到一巷里了。李桂姐道：「怪攪刀子的進來。說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些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外夾及我夾及見。不然我就吹喝起來。連後邊婆子每都曉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且親個嘴着。你是按着桂姐親了一個嘴。纔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這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儘着搗搗吊吊。也不關我事。纔走到那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裡。」西門慶道：「怪狗才。等我回與你就罷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攪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了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聽了事。就離此雨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櫻花下。尿。李桂姐腰裡摸出鏡子來。在月窗上攔着。整雲理髮。桂姐道：「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撮了一般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管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裡來。你沒會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裡這兩日縣裡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家兒在玉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裡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裡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理不管。成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

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二孀和桂姐愁不請
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教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鐘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了那李銘接過銀靴鐘
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
遞與他李銘雙手接過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筋子又撥了半段鰯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吃這個哩且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物
才都拿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你門那理曉得江南比魚一年只過一遭兒
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理誰家有理一至于此正說着只見書童兒拿出四
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把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裡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擡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
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擡了一碟子烏菱戶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搖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書童後邊再
取兩個批杷來嘗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筆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遂
等後邊拿出菜蓋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
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傢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不覺又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
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徑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
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又錢來教來與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罇金華酒一瓶白
酒一錢銀子菓餚涼糕教來與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開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
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眾人先在棧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上臥
雲亭下棋投壺吃酒安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罪嫌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
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眾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
了于是傅林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眾人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安子惟金蓮獨自手揉着
白團紗扇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地下又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散濟有心一眼睜見使悄悄跟來在
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蕪蕪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頭斜晚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
命的油嘴跌了我可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散濟笑嗒嗒向袖中
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哩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接到他身邊被金蓮舉手一推不想李
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拿白團扇一動不知是誰散濟只認做撲蝴蝶性叫道五媽媽學

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要子慌的散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
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
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陰涼天下偏有此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取孩子的小枕頭并席涼
席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裡抹回骨牌兒不知山子你就不巧的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取孩子的小枕頭并席涼
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備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
在臥雲亭上看見幾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教你的話兒李瓶兒撒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掛散濟在洞兒裡那
裡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散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散濟便叫婦人進去瞧瞧如裡面長出這些天頭蒼姑來了
哄的婦人入到洞裡就折腰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
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裡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
瓶兒道三娘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攔在蓆上登手
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裡只見傍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一嚇玉樓道他五娘那裡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
丟在這哩吃貓驚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裡鑽出來說道我在這哩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了那裡有貓來說了他白眉赤眼的
那玉樓也不往洞裡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怕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著
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是不去是那裡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跟前月娘說乾淨說着孩子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兒
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裡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裡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妳吃哭就賴人來
李瓶兒見迎春拿的上茶來就使叫奶子來喂官兒你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棧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裡好好打發他睡罷子是不吃酒眾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
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廟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詞 小院閑階玉砌 墻隈半簇蘭芽 一庭萱草石榴花 多子宜男愛插 休使風吹雨打 老天好為藏遮 莫有變作杜鵑花 粉腿
日 紅銷香罷

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悵悵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座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道：「蒙兩位先生早招。本該早來。實為家下有些小事。反勞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讓西門慶坐。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是房主。讓兩位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是老先生坐。西門慶道：「若是序當。讓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黃安二主事道：「斗胆占了便坐了。第二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僮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值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僮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唱畢。病也。劉太監舉杯勸眾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亮。響遏行云。却不是個雙絕了。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為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觀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僮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活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眾客又贊了一番。敬濟道：「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怨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柵欄後面。探頭探腦。張着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裡看見了。恨不得一碗水嚥下去。就打着胆。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攬手抱住。便親了個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五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限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我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失驚道：「怪賊。因好大胆。就這容易。要奈何小丈母。敬濟再三央求道：「我前世的親娘。要敬濟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全番成就。敬濟口裡說着。腰下那話已是硬邦邦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插。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靈垂。教響着。就禁不住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被纏了一回。臊水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際傍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根金蓮倒在地上。待我奉承你一個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此。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個連連連聲。一個親親不佳。厮併了半個時辰。只聽得隔牆外簌簌的响。又有人說話。兩個一哄而散。敬濟雲情未已。金蓮雨意方濃。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喚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性差小玉出

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樓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賺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經還未乾淨。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道：「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一手樓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摸着他北戶道：「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搭的。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澡牝去了。能便敬濟文字在西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為調勻。西門慶倒先將丸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此得來。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裡起身。就呼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又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杯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拿出草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見。厮見畢。三人坐下。一面奉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聚。西門慶道：「多蒙厚情。正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及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為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杯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了三杯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又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月娘打點床帳。只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晚有了杯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

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杯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膳。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盪的飯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破中。謹。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有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此

可。正是

花有並頭蓮有蒂。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

哥兒... 早晚有酬酬心... 玳安分付接王姑子... 玳安應諾去了... 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 玳安去請王姑子來... 與他商量做些好事... 就是了... 便叫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 哥應付了他罷... 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 應伯爵道哥前日已許下了... 如何又變了卦... 哥不要瞞我... 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 隨分湊些與他罷... 西門慶不答應他... 只顧呆了臉... 看常時節... 尚書府中去了... 小的又到王尚書府... 長養慶西門慶道... 生受注念却饒你李家嫂子... 要酬心願... 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 應伯爵道... 但凡人家富貴... 重待子孫掌管... 養得來時... 須要十分保護... 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 也得時時灌溉... 纔望個秋收... 小兒萬金之軀... 是個掌中珠... 又比別的不同... 小兒郎... 三歲有闖六歲有厄... 九歲有煞... 又有出痧出痘等症... 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 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 庶種福田... 若是嫂子有甚慮心... 正宜及早了當... 管情交哥兒無災無害... 好養... 說話間... 只見玳安來回話道... 王姑子不在... 卷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 小的又到王尚書府... 中找尋他... 半日纔得出來... 與他說了便來了... 西門慶聽罷... 依舊和伯爵常時節... 說話兒... 一處坐地... 書童拿此茶來吃了... 伯爵因開言道... 小弟蒙哥厚愛... 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 不敢簡聚... 多有疎失... 今日稟明了哥... 若明後日得空... 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 日... 少盡兄弟孝順之心... 常時節從旁贊道... 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 哥自然鑒納... 決沒有見却的理... 西門慶道... 若論明日到沒事... 只不該... 生受伯爵道... 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 今日一盞水酒... 當的甚麼... 西門慶道... 既如此... 我不便往別處去了... 伯爵道... 只是... 遂有一件... 小優兒小弟便教了... 但郊外去... 必須得兩個唱的... 去方有興... 西門慶道... 這不打緊... 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 與韓金釧兒... 是了... 伯爵道... 如此可知好哩... 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 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 韓金釧兒... 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 童應諾去了... 不多時... 王姑子來到廳上... 見西門慶道... 個個款款... 動問施主今日見召... 不知有甚分付... 老身因王尚書府中... 有些小事去了... 不得便來... 方纔得脫身... 西門慶道... 因前日養哥哥許下的願心... 一向忙碌碌未曾記得... 托賴皇天保護... 日漸長大... 我第一來要酬謝佛... 是第二來要消災延壽... 二安字寫... 因此請師父來商議... 王姑子道... 小兒萬金之軀... 全憑佛力保護... 老身不知道我們佛經上... 說人中... 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噉人... 令人無子傷胎奪命... 皆是諸惡鬼所為... 官韻如... 今小兒要做好事... 定是看經念佛... 其餘都不是路了... 西門... 慶便問做甚功德好... 王姑子道... 先拜奉藥師經... 待回向後... 再印造兩部陀羅經... 極有功德... 西門慶問道... 不知幾時起經... 王姑子道... 明日... 到是好日... 就我卷中完原罷... 西門慶道... 你依你... 王姑子說畢... 就往外邊見吳月娘... 和六房姊妹... 都在李瓶兒房裡... 王姑子各... 行了問訊... 月娘便道... 今日央你做好事... 保護哥哥... 你幾時起經... 王姑子道... 今日黃道吉日... 就我卷裡起經... 小玉拿茶來吃了... 李瓶兒... 圍對王姑子道... 師父我這有一句話... 一發央及你... 王姑子道... 你老人家有甚話... 但說不妨... 李瓶兒道... 自從有了孩子... 身子就有些不好...

明日... 我另謝你... 王姑子道... 這也何難... 且待寫疏的時節... 一發寫上就是了... 正是

福因惡種非無種 福自天來定有根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詞 美酒斗十千 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 中開起舞酬花花不語 似解人憐 不醉莫言 遂請看枝間已飄零 一片減嬋娟 花落

曰 明年猶自好 可惜朱顏粉面 右浪淘沙

却說王姑子... 和季瓶兒... 吳月娘商量... 自日起... 經頭... 當月娘便拿了... 些應用物件... 送王姑子去... 又教陳敬濟來分付... 道明日你李家文... 母拜經... 青保佑官哥... 你早去禮拜... 禮拜敬濟... 推道... 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 留我店裡... 照管... 看別人去罷... 原來敬濟聽見... 應伯爵請... 下了西門慶... 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 因此推故... 月娘見說... 照顧生意... 便不違拗... 他放他出去了... 便看書童禮拜... 調檢已定... 單待明... 日起... 且說西門慶... 和應伯爵... 常時節... 談笑多時... 只見琴童來回話道... 唱的... 叫了吳銀兒... 有病去不的... 韓金釧兒... 答應了... 明日早去... 西... 門慶道... 吳銀兒既病... 再去叫... 董嬌兒... 罷... 常時節... 道... 郊外飲酒... 有一個... 儘勾了不消... 又去叫... 說畢... 各各別去... 不在話下... 次日黎明... 西門慶... 起身梳洗... 月娘安排... 早飯... 吃了... 便乘轎往... 觀音... 巷... 起... 經... 書童... 環... 隨... 而至... 王姑子... 大門... 迎接... 西門慶... 進... 巷... 來... 北面... 飯... 依... 參... 拜... 但見... 金仙... 建... 化... 啟... 第一... 之... 真... 乘... 玉... 偶... 演... 音... 集... 三千... 之... 妙... 利... 寶... 花... 座... 上... 裝... 成... 世... 界... 莊... 嚴... 自... 光... 中... 現... 出... 慈... 悲... 歡... 喜... 香... 烟... 繚... 繞... 直... 透... 九... 霄... 仙... 鶴... 盤... 旋... 飛... 來... 抵... 樹... 訪... 問... 緣... 由... 果... 然... 稀... 罕... 但... 思... 福... 果... 那... 惜... 金... 錢... 正... 是... 辦... 個... 至... 誠... 心... 何... 處... 皇... 天... 難... 感... 願... 將... 大... 佛... 事... 保... 祈... 錫... 子... 彭... 一... 語... 道... 王姑子... 宣... 讀... 疏... 頭... 西門慶... 聽了... 平身... 更衣... 王姑子... 捧... 出... 茶... 來... 又... 拿... 此... 點... 心... 餅... 餠... 之... 物... 擺... 在... 桌... 上... 西門慶... 不... 吃... 單... 啣... 了... 口... 清... 茶... 便... 上... 轎... 回... 來... 留... 書... 童... 禮... 拜... 正... 是... 願... 心... 酬... 畢... 喜... 勿... 勿... 謝... 感... 靈... 神... 保... 佑... 功... 更... 願... 飯... 依... 禮... 禮... 下... 却... 教... 關... 照... 承... 承... 通... 向... 來... 紅... 日... 籠... 半... 竿... 應... 伯... 爵... 早... 同... 常... 時... 節... 來... 請... 西門慶... 道... 那... 裡... 有... 請... 吃... 早... 飯... 的... 我... 今... 日... 雖... 無... 事... 故... 也... 索... 下... 午... 纔... 好... 去... 應... 伯... 爵... 道... 原... 來... 哥... 不... 知... 出... 城... 二... 十... 里... 有... 個... 內... 相... 花... 園... 極... 是... 華... 麗... 且... 又... 幽... 深... 兩... 三... 日... 也... 游... 玩... 不... 到... 哩... 因... 此... 要... 早... 去... 盡... 這... 一... 日... 王... 夫... 可... 不... 是... 好... 常... 時... 節... 道... 今日... 哥... 既... 沒... 甚... 事... 故... 應... 哥... 早... 邀... 便... 索... 去... 休... 西門慶... 道... 既... 如... 此... 常... 二... 哥... 和... 應... 二... 哥... 先... 行... 我... 乘... 轎... 便... 到... 了... 應... 伯... 爵... 道... 專... 待... 哥... 來... 說... 畢... 兩... 人... 出... 門... 叫... 頭... 口... 前... 去... 又... 轉... 到... 院... 內... 立... 等... 了... 韓... 金... 釧... 兒... 坐... 轎... 子... 同... 去... 應... 伯... 爵... 先... 一... 日... 已... 着... 火... 家... 來... 院... 內... 殺... 雞... 宰... 鵝... 安... 排... 筵... 席... 又... 叫... 下... 兩... 個... 優... 童... 隨... 着... 去... 了... 西門慶... 見... 三... 人... 去... 了... 又... 時... 便... 乘... 轎... 出... 門... 迤... 邐... 漸... 近... 舉... 頭... 一... 看... 但... 見... 千... 樹... 濃... 陰... 一... 灣... 流... 水... 粉... 牆... 有... 不... 謝... 之... 花... 幸... 屋... 有... 藏... 春... 之... 景... 武... 陵... 挑... 故... 漁... 人... 何... 處... 識... 迷... 津... 慶... 嶺... 梅... 開... 詞... 客... 簾... 擁... 題... 好... 句... 端... 的... 是... 天... 上... 蓬... 萊... 人... 間... 閨... 苑... 西門慶... 贊... 歎... 不... 已... 道... 好... 景... 致... 下... 轎... 步... 入... 園... 來... 應... 伯... 爵... 和... 常... 時... 節... 出... 來... 迎... 接... 園... 亭... 內... 坐... 的... 先... 是... 韓... 金... 釧... 兒... 磕... 了... 頭... 纔... 是... 兩... 個... 優... 童... 磕... 頭... 吃...

西門慶贊歎不已... 道好景致... 下轎步入園來... 應伯爵和常時節出來迎接... 園亭內坐的... 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 纔是兩個優童磕頭... 吃

了恭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緻。一面立起身來，攙着韓金釧兒手同走。伯爵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閣，轉過垂楊，遠一曲茶蘼架，越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株，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咏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是俗人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匾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築水亭，凭欄俯看金魚，却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上。此篇金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賞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鉄笛洞簫，似仙家一榻。出了洞，登山面一望，滿園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走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來百里路。此下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西門慶坐了上位，常時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杯水酒，哥說那話。三人吃飲數杯，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縷縷披幾寸青絲，香靨靨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凭他鉄石心腸，檀板輕敲，遞真金聲玉振，正是

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錦聲芳，錦聲錦聲，與和詞人燕處已足下，即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贊不已，常時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女，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眾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杯，伯爵送上金盃，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今已盡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姐姐。風花雪月至今誰見第幾句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杯，若說不出，罰一杯。還要講十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拿起金鐘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談常二哥，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遣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波瀾春光有幾分。春梅西門慶大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杯，說別字又該一杯。罰兩杯。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杯，眾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笑道：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稍公泊別處罷。這裡有城，稍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稍公道：莫不是江心賊，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賊便賊，有些賊形。一語寫盡却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杯。伯爵失聲道：怎的便罰十大杯。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思。思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覺失言，取酒罰了兩杯，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杯，也不強你。若該罰，却說

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杯，應着常時節道：多謝西門慶道：再說來，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縱放心，又說孔子西得得，麟不能說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似更妙却怎的做得麟。說着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寔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似應花子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常二那天殺的，詔明這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兩對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兒疼的要命的，又不敢哭，臉着臉待要便性兒，西門慶笑着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攙了金釧兒，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輕攬得一盞兒，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釧兒揉着頭，聽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你見來沒的扯淡，敢是你家媽老子倒接驢的行貨來。伯爵笑道：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小兒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又道：哥我這有笑話，一發奉送。列位罷，一個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教道：你生養一塊塞在的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個依了他，不多時那塞滋疼了，不好過，脫懸着立在門前，一個走個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裝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口根子，俺裝會，不過這這裡，裝霸王哩。借金釧一解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摸托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該罰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的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今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好，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蓋着簾架，底下止打沙窩兒，滴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兒走去，蹲在地後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滴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情理必至却罵得出，不防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曾撒了一臉子的尿。伯爵扒起來，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命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這哩，于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尿，那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幫問道：待我聞聞滋味，看假意見。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回味畧有些臭，還不妨說的。眾人都笑了。常時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眾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時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眾人歡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份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又不敢造次，只在雲洞裡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性不過，就一直進房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纔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已知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緊緊抱住道：親親，昨日我去觀音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去吃了酒了，我總早就在雲洞裡張望，望得眼穿，並不見我親親的俊影兒。因此拚着死，要得進

來金蓮道：『說嘴的你且禁聲，這有耳。』這裡說話不當，便出心說來，畢竟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漸走近屋裡來了。忽地轉去了。金蓮行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快去，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的送人，沒會拿的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縮兒高兀是手，一前一後，多不在此。一語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三人吃的醜，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跟着告道：『莫不哥這怪我，那句話麼？』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的話來？』伯爵便取個大甌兒，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時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球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說畢上轎，便行兩個小廝，跟着西門慶，叫大家收拾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西門慶到家，已是昏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胸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吃了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個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言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撥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道：『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廝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房裡，就床前坐下，叫了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閉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個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脈息。』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裡，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閉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却斗胆要賺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批評，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來，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色眉尖柳葉翠，金翠，那任醫官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道：『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遂要問個病源，纔是個望問，開切西門慶就叫娘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兒，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個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個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也形神粗，血氣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問，開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夫人，也有此病症，看來却與夫人的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己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約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

梯已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個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扁上寫着『醫神術』四個大字。近日也有幾個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個個飛得起的，況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術兩字，一發道得着哩。又為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個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纔是咱們武職，比不得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個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鴉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送吃甚麼藥？』那人聽罷，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白藥是狗吃的哩。』西門慶道：『老先生，你這話，說得妙。』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個扁兒，謝儀，斷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神方得自蓬萊島，脈訣傳從少室君。凡為採芝騎白鶴，時緣度世訪豪門。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詩：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于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草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歲歲祈祝眉壽，壽比南山曰。

右調喜遷管後

却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融融因此得來。目下惡露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這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為火炎肝肺，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為不治後遺，一發了不得。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為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了藥來。李瓶兒房裡，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晨，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哥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來，充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樓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兒住着呢。東京去的也該來了。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敢怕也。』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充了二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回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說，只得湊與你。我却是就要的。』李三道：

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于是免收明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故也十兩頭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係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程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程爺程爺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說去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尚未到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監此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每也只好打了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程管家的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理人情如弟况不伯爵道哥你也不當積陰德罷了來保又說程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說回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程爺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倒也不曾打點自去既見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遣了因分付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歇息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看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這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却為着甚麼來桂姐道便賴爹娘可憐救了我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我們受驚怕俺每倒還只當替他說了箇大人情不該饒他饒好起不西門慶笑道只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他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罷我也不留你且到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三五官也見少要招攬他了松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遂招攬他理再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甚怎的娘月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道綉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日際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寫了蔡御史書交與來保又與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取書畫畫四個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李月娘同玉樓金蓮眾人病病將各式禮物并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上妻妾眾人擺設酒席和酒門慶送行完酒就進月娘房裡歇宿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送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為叫人去問任醫官去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了李瓶兒便問

着渡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躬兒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遙理行來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識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應賀壽誕生辰損不計其數隔太約行了十來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程家屋裡去住歇那程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盤進程家來程謙文府幹收了就擺酒和酒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別府官桌上擺上珍饈美味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上酒來程謙文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一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程謙道學生此來單為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得能拜在太師門下做箇乾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起口麼程謙道這箇有何難或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禮禮不但拜做乾子定然允從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幾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程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程管家嘗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排下暖牀鋪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上牀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已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程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接到已牌時分纔有箇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又隨後纔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程管家出來和西門慶所見坐下當直的就託出一箇朱紅盒子來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程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程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程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所見哩學生已得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者的往回人稟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叫跟隨人拉同程家幾個伴當先把乃二十扛金銀段疋拾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即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接轎搭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箇官員也乘着轎道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却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個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箇財主也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宜之職苗員外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三三兩兩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忽忽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烟門前寬綽堪旋馬閣閣佳我好駐旂錦繡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裡日映出琪樹半香左右活屏風一箇箇夷光紅拂滿堂宛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空掛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門迎珠履三千白日間畫皆名士寫盡九州

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躬身進了大門。程管家接着。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却不開中門。程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和程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程謙。一箇箇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程管家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重門。轉幾道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絕。那裡來的鼓樂喧嚷。程管家道。這是老爺叫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飯夜裏。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郁馨。一發近了。程管家道。這裡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脚步兒放鬆些。西門慶道。這仙仙。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海棠。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燦燦。應接不暇。西門慶道。這未敢闖進。交程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排排走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大狸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十三十箇美女。何如。房一箇箇都是宮樣粧束。執中執扇。捧着他。程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跪單上。回了箇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程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德。孝順命命。今日幸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箇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程管家慌忙出門來。叫抬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上。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箇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御鑲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攪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勢。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見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說了聲。多謝。便叫程管家收進庫房去。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他忙沖沖。就起身。辭蔡太師。道。道。如此。下午早來罷。西門慶又作箇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程管家同出府來。程管家家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程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頓。精神。這箇。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便感了。跟隨着四個小廝。後乘轎進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王親內相。第二日是高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請他一個。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蔡太師道。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內。蔡太師道。這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客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命。命。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喝。喝。笑。語。

具似父子一般。不謂起先。層層。隔。隔。來。的。二十四箇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挑。杯。而。盡。隨。坐。了。桌。席。上。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挑。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箇。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兒。孩。兒。就。去。從。今。以。後。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程。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正。想。箇。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計。其。數。又。有。兩。箇。歌。童。生。得。眉。清。目。秀。頭。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藝。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箇。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好。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程。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程。家。古。瓦。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已。巴。各。自。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行。開。要。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了。環。駁。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耍。來。耍。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調。戲。親。嘴。啣。舌。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正。是。

雖然未入巫山夢。却得時逢洛水神。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娘眾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裡。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同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營營在。公子歸來燕燕忙。

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了轎。眾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童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厨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程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并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為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吊不下家。理。李瓶兒道。孩兒也沒甚事。我身子我為後。覺好些。月娘一面收拾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大。

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不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合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在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轉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曾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遂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程家問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他。怎麼失信。于是叫過兩個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也知孔聖如今也由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書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此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洒淚辭別了苗員外。番身上馬。迤里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到縣前牌坊。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子。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門裡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裡。面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審。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鳴道。接攤來家。只見那苗實齋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隨將書并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萬求老爺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齋。并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個歌童。在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箇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王六兒。西門慶一例收下了。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忽見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理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紅梅。蓋送鴻迎燕。乃春時。而春梅已欲放矣。西門慶之舉。動果。然是響雷過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

備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為。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尊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一个叫春燕。一个叫春鶯。又叫他唱了幾箇小詞兒。二人吃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正是：風花弄影新鶯囀。俱是這前歌舞人。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做妻兒

詩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濟人不惜千金諾

狂飲算對百夜期

日 雕盤綺食會眾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齋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送去已往。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時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得不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難。一箇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走到大官人門前。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閒住。吃這般懊悔。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臉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杯。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一盞。黃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謝酒肉。弟如此。所常時節道：小弟向來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賄索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就是了。兩個。人又吃過幾杯。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杯。實還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蕭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鴉。和。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勝。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有。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裡。抬。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衣服。方。纔。一。箱。是。你。大。娘。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也。一。疋。布。多。難。得。事。

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的貨船怎的遠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何來。這幾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些送來與哥慶。西門慶道：債船不知在那裡擱着，書也沒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孀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常在典舖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有的他，嫂孀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此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錢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焦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孀子姑緊只求得哥早此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他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座，一間床房，一間廚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箇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纏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子皮箱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二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襟用。打開與常二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碎銀子。時節接過放在衣箱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遞你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二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也須問其如何來者，各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伯爵道：正說着，只見書童託出飯來，三人吃畢，當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進門，只見渾家鬧炒吵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我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千擲萬喜到來家，可不害羞。房子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朵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在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中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上，就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早此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又罵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喜的搶近前來，一推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平常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來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裡的銀子，有這些多。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子。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儘當買房子安身，那不好倒怨他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

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悶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自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明，兩就對那婦人笑說道：我是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賭博，我只得忍看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杯，非此不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却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碗轉，得這些銀子到手，遂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文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纏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銀子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揀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棧棧望街上買了來，棧棧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着道：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恁地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試試手段看。謝便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看了幾家都不中意，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袖裙，一件月白雲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袖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的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袖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值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就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夫妻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二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道：我雖是武職，任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的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東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叫他替寫寫省此方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却都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相處沒此說，是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考了幾科，禁不的髮白鬢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

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是口剩得隻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才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若用他時管情書東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節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記的他。此書東兒念來我聽着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開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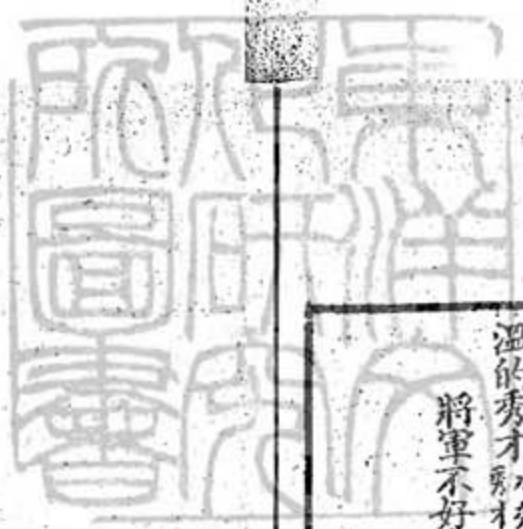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金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筆起雲烟。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的不稍書來。倒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為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倒也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折白道字。尤人所難。金字在邊傍。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沒的說了。一對兒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了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了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閑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了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伏書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

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



所
圖
書
洋
行